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狄德罗传

弗洛伊德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本册书目

◎狄德罗传..... (1)

◎弗洛伊德传..... (297)

狄 德 罗 传

〔法〕安德烈·比利 著
梁春生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序 言

德尼·狄德罗，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由于主编《百科全书》并且在哲学、伦理学、戏剧、美学理论、文艺批评、小说、科学思辨以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而成为启蒙时期的巨人。

他于1713年10月5日出生在巴恩省朗格尔一个较为富有的制刀师傅家庭。幼年受业于耶稣会士，1729年到巴黎求学，1732年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后曾学习法律，但他更感兴趣的是语言、文学、哲学和高等数学。

1746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录》发表，给予基督教以无情抨击。1745年受出版商委托负责将英国人钱伯斯的《百科全书》译为法文。他和几何学家达朗尔合作并邀请诸多文人、科学家参加编纂，改变了出版物性质，使其成为传播各门知识、反对教会及国家反动势力，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百科全书》的出版从1751年至1772年持续了21年，其间屡遭政府的干涉与禁止。狄德罗从未间断工作，为该书撰写了哲学史、美学、机械等方面的无数条目。该书是一部包括文字17卷、图片11卷的巨著。

1749年，他因发表大胆宣扬唯物主义无神论和强调人的认识依赖于感觉器官的《供明眼人参考的论盲人书简》而遭逮捕。

1774年以后，年老体弱，发表的东西较少。1784年7月

☆
☆
思
想
家
卷
☆
☆

30 日在巴黎病逝。

本书的作者安德烈·比利（1882—1962）是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记者，1942 年被选为龚古尔学院院士。他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艺评论和名人传记。

比利在本书中大量运用史料包括一些没有发表过的信件来刻画狄德罗这位十八世纪最不为人们了解的名人。对那些史学界存有严重分歧或人们一直没有弄清的事件，比利尽可能列举出各种不同意见来，可见他治史的严谨。

这本传记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生动，极具艺术感染力。无论是描绘狄德罗与他的父亲、妻子、情人的恩恩怨怨，还是描绘狄德罗与他的朋友、敌人、官吏间的是是非非，都给人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从中透出一位既普通又极不普通的著名学者、哲学大家的光彩与风范。

大概正是这样的两个特点，使得该书在法国受到很大推崇。

德尼·狄德罗，于1713年10月5日出生在法国朗格尔。他的父亲狄狄埃·狄德罗是当地较有名气的制刀师傅。

德尼·狄德罗做司铎的舅舅纳涅隆问自己的妹妹昂热丽克和妹夫说：“把德尼培养成一个司铎吧，我将来把我的房子和职务让给他。”

朗格尔教堂的议事司铎，这个头衔并非毫无意义。司铎一职，尤其是在朗格尔，首先让人想到财富和权势。朗格尔城教务会以其资历、会员的卓越品德、巨大的特权以及优厚的俸禄，而成为法国最有名望的宗教团体之一。它拥有52名会员，其中8名为专职俸禄领取者。俸禄来源主要为土地、森林和葡萄园。每个教士的收入约在1500到2500里佛之间。以今日钱币折算，大约为2万到3万法郎，甚至更多些。教务会拥有38幢房屋，供其会员住宅之用，位于被称为“隐修院”的围墙内大教堂周围。当其中一所房屋空出来时，教务会就在司铎和教士中进行拍卖，由出价最高的人得之。产权属于购得者，他死后子女有权继承。但也可由教务会以标卖裁定让给司铎们。

德尼毫无怨言地接受家人为他选好的职业，当他进入有着许多和他一般的朗格尔小同乡的耶稣会学校接受免费教育时，他竭力做出不负期望的样子，马上成了学习拉丁文和数学的高材生。

大概是从做司铎舅舅那里继承了好斗、讥讽的性格，显得聪慧有余、严肃不足。

一天，学校开授奖大会，为了处罚他在一次口角中挥拳痛击了对方，他被禁止出席大会以及领取光荣榜上归他名下的奖品花环。可他却不顾校门口张贴的禁令，毫不犹豫地前去出席。他成功地混进人群，可是门卫发现了他。在追他的过程中，野蛮的门卫竟用长矛戳他的一侧肋骨。他一声不吭，领到了他应得的奖品。他父母已经在那里为儿子不在家感到不安。突然看见他颈上套着花环，被一队兴高采烈的人群送了回来。制刀师傅原来为儿子被排除在受奖以外而忧心忡忡，此时却骄傲得流出眼泪。刀剪匠的妻子也流了泪，直到发现儿子被长矛刺开的伤口，她才心疼得哭起来。

一天晚上，他从学校回到家中，一副极不如意的模样。他对希腊文和拉丁文腻烦透了！既然他的老师动辄为区区小事申斥他，那他就干脆不当神甫了。

“那你想当刀剪匠了？”他父亲问道。

“我心甘情愿！”

“那好，明天6点钟，你到作坊里来。”

活儿刚干了4、5天，德尼就损坏了许多刀和剃刀，完了，他还交出了围裙。

“我宁愿焦躁无所归依，不愿这么无聊……。”

正相反，家人并未放弃让他当司铎的念头！！1726年8月22日，未满13岁的狄德罗就由朗格尔主教、法国大贵族帕尔达扬·德·贡德兰·当坦公爵亲手剃度入教。

一件相当奇怪、有点含精的事件，不久证明了15岁的狄德罗仍然对从事圣职深具信念，只不过他要当的并不是司铎，而是要做个耶稣会修士。因为1728年4月28日，舅舅维涅隆与世长辞了。

司铎马塞尔记述说：“一当他自觉一病不起，狄狄埃·维涅隆很自然地为他处理他的司铎的俸禄而操心。”他是否听任教务会去全权处理呢？德尼·狄德罗说不是，古斯兰却说是。我们认为应该相信的是古斯兰。看来是维涅隆无条件放弃权利，教务会为这纯真而朴实的行为所感动，派了两名委员来到临终者的身边。古斯兰说，两位代表问他“根据惯例”，他是否心中有所考虑“某位亲戚来担任司铎职务”。狄狄埃·维涅隆说出他外甥德尼·狄德罗的名字。教务会的代表看来对这提名颇觉意外，病人觉察到这一点，他就宣称如果教会不采纳他的人选，他将采取“措施”，以便由其他人来任命他的候选人。教务会在听完情况后，又向他派出“另外两名司铎”，任务是请求他放弃先前的请求，把职位让给他“另外一个亲戚，譬如他的老表圣马丁的本堂神甫或科尔吉隆的本堂神甫”。狄狄埃·维涅隆坚持原来的选择。后来，他知道教务会主意已定，他的愿望将难以实现，于是，他“采取了”前已言明的“措施”，请来一位教庭公证人，两位证人。这样，当着他们的面，他坐在椅子上，虽然身患重病，但头脑清楚，仍有判断力，他指定一个委托人，授权他“把他的俸禄交由教皇圣上支配，然而仍偏向于年仅 14 岁半的朗格尔堂区已剃度入教的德尼·狄德罗，如此而已，不得有它”。此事办理停当，他派他的代表去了罗马。5 小时后，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从那时起，他的赠让即告无效，教务会又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指定了“罗兰蓬的本堂神甫路易·迪赖为他的继任者”。

朗格尔司铎们基于何种动机而向德尼关上修道院大门，这是个谜。这位哲学家一生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谜。

狄狄埃·维涅隆死后几个月，对俸禄已经无望的狄德罗竟然想到要发誓苦修，他禁食、穿苦衣、以稻草为床，可他这种神秘主义的行径，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
☆
思
想
家
卷
☆
☆

秋分季节的风暴呼啸着，但德尼对朗格尔的狂风早已习惯了。他和他的一个堂兄弟商定了这次奇特的约会，他正等着见面时间的到来，这样两人将乘着深夜步行到通向巴黎公路上最近的小镇，他们将在那里乘长途驿车……愿上帝让堂兄弟可别迟到！啊，好了，现在几点钟了？德尼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他甚至无法肯定他刚才躺在床上，是否睡着过。莫非听见了楼下有人走动？要是他父亲恰好醒来抓住他呢！啊，没有！屋内一片寂静，毫无声响。况且，他冒的风险和他伟大的志向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先到路易大帝学院学习修辞与哲学，然后到圣安托纳街的立誓修行院去从事初修和古典文学进修教育。劝诫和引导生灵，成为著名而有势力的耶稣会的名人之一，一个新的布尔达鲁、一个新的德拉吕，多美的梦啊！由于一位颇具鲁莽热情的年轻教师的过分激励，他3个月来反复考虑这件事。他害怕父亲反对，而宁愿对他隐瞒着……然而，也说不定呢？父亲心胸并不狭隘，也许他会同意长子高尚的理想……管它呢，反正主意已定！远处夜半钟响12下，是动身的时候了。小教士一手抓住他的鞋子，一手拿起他塞了几件旧衣和少许干粮的包袱，钱嘛，老表有……

他走下最后几级楼梯，来到了大门前，他摸黑去找大门钥匙，父亲每晚只把门锁上一圈……钥匙没有留在锁眼里！

“怎么，我的孩子，这么晚你还要到那里去？我还不知道你有早起的习惯呢！难道你不知道午夜12点刚敲过吗？”

一家之长手里拿着蜡台，腰间束着的浴巾在墙上投下晃动着巨大黑色尖角形阴影，高大的身上披着睡衣。正直的父亲一脸严肃的盯着他。

“你倒是说说看呀？”

德尼低声喃喃道：“我要到巴黎去，我要到巴黎去进耶稣会。”

“无论如何，今夜可不行，请回楼上去睡觉，把你的觉睡完，天亮我们再谈。”

父亲是怎样得知他儿子逃跑计划的呢？原来就是被小神甫不慎选作旅伴的堂兄弟泄露的。

次日，在狄狄埃的房间里进行了一番讨论。德尼受到长时间而又仔细的盘问，他昨夜怎会表现出这样荒唐、浪漫、这样不合狄德罗家传良知的宗教志向呢？从少年的激动表白看来，促使他立志要当耶稣会士的，并非由于天性禀赋的苦行主义，而是他爱好学习，他希望学到比一般朗格尔青年引为满足的更大的本领。

制刀师傅对自己儿子有这样高尚的志向并非不感到得意，而神甫们百里挑一选中了他的儿子，这也并非没有触动他的心弦。大家决定让德尼到巴黎去，但要他父亲陪同前往，就地了解他寄宿的条件，或是立刻把他带回家，如果该院院长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话。

寄宿生主管神甫一见这位穿着教袍的新学生，开口就提出学费问题。制刀师傅打断他的话，执意付清 400 里佛的膳宿费。随后，他把神甫拉到一旁，把有关德尼的一切情况向他说了一番。神甫边听边摇头，还透过眼镜向小伙子溜上一眼，这些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刀剪匠拥抱了他的儿子，又急忙叮嘱一番，忍住眼泪离开了。

狄德罗的父亲已在返回朗格尔的驿车上订好了票，但他并没有使用。在最后一刻，他失去了勇气，决定在巴黎多留一阵子，好有时间查明德尼在那所巨大而黑暗的学院里，置身在来自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那些最上层的 3000 学生中间不会过于有背井离乡的苦恼。他数 10 次想缩短在巴黎的逗留时间，终于熬过了 15 天，他又再次去看自己的儿子。

刀剪师傅对他儿子说：“我的朋友，我来看看你身体可好，

☆

☆

思

想

家

卷

☆

☆

你对你的会长、伙食、别人和自己是否满意。如果你身体不好，感到不愉快，那我们就一起回到你母亲身边去吧。要是你更喜欢留在这里，我来劝诫你，向你问好并向你祝福……。”

德尼表示很满意他的新生活，他们最后拥抱了一次，那顽童就撩起袍子，跑着掺合到他同学的队伍中去了。

制刀师傅又去听取拉福神甫的意见，院长现出冷漠神态：

“的确，先生，您的儿子是个优秀学生，不过我们已不得不在教务会上申斥他。如果他继续行为不端，我们则不能再收留他。至于您向我们谈到他那难以抑制的志向，根据我派出的人特地在小教堂观察他的报告，他已比较理智，不再去想它了。”

起床时间是5点钟，学生们从每张床都由帘幔隔开的寝室，走到兼做自修室的邻屋去做晨祷。自修后就是弥撒，寄宿生每天都得参加。校内均不生火，所以学生们都戴着帽子，还有的用手笼。

修辞学为主修课，教室占据主楼底层最好的位置。的确，耶稣会士们认为修辞教学是所有课程的顶峰，正人君子的最高修养。在全用拉丁文讲课的这个班上，狄德罗的老师是波莱神甫，就是那“著名的波莱”、“最后的一个希腊人”、“杰出的雄辩术教师”。塔耶费告诉我们：德尼被他朗格尔的老师推荐给波莱，后来，他曾为捍卫大师而与大师过去的另一位学生伏尔泰论战过。波莱神甫才思敏捷。狄德罗告诉我们，他才思过于敏捷，甚至想入非非，但他的情趣高雅。他认为真实与纯朴高于一切，“如果说曾有人在路易大帝学院向我们指出拉辛悲剧《费德尔》这一段落的一切优美之处，当然也有人同时向我们指出这些美妙词句却被误植在戴拉曼纳的台词中。其实，真该由岱赛停下脚步，向她说：‘喂！别再唠叨什么我儿子的战马和战车，你就向我谈谈他自己吧！’著名的波莱还向我们说：

昂蒂洛克向阿喀琉斯宣布帕特洛克死讯时并非如此。昂蒂洛克走近大英雄，眼中饱含着泪水，寥寥数语就道出了那噩耗：‘帕特洛克不在了，人们正为抢夺他的尸体而战，赫克托缴获了他的兵器’。下面荷马的两句诗比拉辛全部词藻华丽的韵文更要高超：‘阿喀琉斯，你失去了朋友，你的兵器丢失了……’一听此话，有谁会不感到阿喀琉斯应飞奔前去战斗？当一部文学作品违反情理和真实，悲剧和史诗里均无美可言。拉辛作品中细节描述只适宜于一位代替主人公说话描绘一个主角死亡情景的诗人。高才的雄辩术教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波莱神甫的威望已越出学院的范围。他的爱好涉及小普林尼文学和塞内加悲剧。路易大帝学院的博学的历史学家杜邦—费里埃先生写道：“从他用拉丁文写的散文中，不难看出他语句的灵活、雅致、机智而很少堆砌。他的学生日后都大力传播过这种文笔。波莱太热衷于他那个时代，以致无法不对它产生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耶稣会修士竟致力于创新文风。”的确这样。而且，如果考虑一下 18 世纪语言本是哲学批判思想最完好的工具，而这位耶稣会学者对其形成曾作过贡献的话，那具有怎样的一种讽刺意味啊。这是天命难测！

狄德罗在那一切活动中是佼佼者，他才智出众，是一名让人吃惊的修辞学家。

在哲学班一年级他学了逻辑学，二年级是物理学和伦理学，三年级则是数学和形而上学。他埋头攻读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作品。耶稣会的哲学教育从来不以标新立异自诩！数学包括几何，可以区别为两种计算：算术和代数，而几何则分成测距、测高、测面积和立体测量学。它极受学生欢迎。狄德罗在路易大帝学院学习的几年里，公众常被邀请来观看尊敬的神甫们解答圆锥切面的难题。

德尼象以前学习修辞学一样，在数学和物理学学习上十分

☆

☆

思

想

家

卷

☆

☆

出色。1732年9月2日，他成为巴黎大学文科硕士。

制刀师傅心中明白他已无法叫他儿子回朗格尔去生活了。

“那你想做什么呢？”

“继续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还有呢？”

“再多学些科学知识。”

“我懂你的意思……”

“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

“但是……”

“父亲，我还要学习所有我不懂的东西。”

“孩子，我要和你谈的是件很严肃的职业。”

“父亲，我听您说。”

“你对诉讼的看法怎样？”

“我讨厌它。但是，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到代诉官那里去工作，条件是他要让我学些《罗马判例汇编》以外的东西。”

制刀师傅还拿不准主意，但他终于给青年教士找到一个可提供一切保证的东家。他选中了克莱蒙·德里斯讼师。

狄德罗青年生活时期中的10年生活，除了几件小事外，其他几乎都不为人所了解。

他在狄狄埃·狄德罗的友人、原籍朗格尔的克莱蒙·德里斯讼师的事务所里混了两年。他吃住不愁，还有些零花钱，但他对法律十分讨厌，而对文学和数学却十分爱好，使得克莱蒙讼师认为应把这个情况通知制刀师傅。德尼被命令要认真选择一个无愧于他家人为他耗尽心血的职业：医学或诉讼！要不然，就去做刀剪匠！他一见情况不妙，就设法拖延时间，表示他要考虑考虑。后来他又被责令赶快拿定主意，这样他再也不能迟疑不决了，于是就干脆宣布他不去当医生，因为他无意去害人。至于当讼师或当代诉人，一辈子要去过问跟他个人毫不相

☆

☆

思

想

家

卷

☆

☆

干的诉讼事务么？他敬谢不敏！

“那你想干什么呢？”克莱蒙讼师问他。

“说真的，什么也不想干。的确什么也不想干。我喜欢学习，别的都不想做。”

“啊！”狄德罗心中盘算：“他们总不致让我饿死吧！”

于是他十分自负地卷起铺盖，辞别而去。他搬进了路上遇见的第一间带家具出租的小房间里，流浪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人在那个年龄食欲是极佳的，而他又一直是个饭量特别大的人。他的钱袋空了，就向父亲写信去要，而父亲却坚绝要他选择一个职业，否则，什么也不给。

他双亲的女仆曾三次徒步从朗格尔走到巴黎，给德尼送去他母亲给的几个路易，还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积蓄也贴了进去。来回的路程为480公里，这位勇敢的老妇人寿命很长，狄德罗的女儿见过她，当时她在狄德罗家已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她说到老主人的公子就老泪纵横，并说为了再见到他，她宁愿再走令人难以置信的480公里的路程。让我们向这位有着宽厚心肠的女佣海伦·布律莱致敬吧！

但是，妈妈和女佣的钱很快花光了。德尼饥肠辘辘，对20岁的人来说，这真可怕。他借钱，却不还债。他变换住处和地段，然后再去告贷，随后再搬走，他常常禁不住想回到朗格尔去。躺在床上，睁着两眼，腹内空空，梦想着尚博广场那温暖的家，想着礼拜日家人闻着的煎饼和烤肉的美味。给父亲去封信，写上两句，一切都可解决：他就不会，永远不会再受饥饿的煎熬了……但那要花什么代价啊！于是，他的自尊心、他的抱负、他那弃子的怨恨，一切都使他无限反感。有时饥饿占了上风，他站了起来，因虚弱和愤怒而摇摇晃晃。有时，自尊心和荣誉的极度渴望占了上风，他就喝下一大口水，随后，猛烈地向阁楼墙上撞去。

☆
☆
思
想
家
卷
☆
☆

一天，他突然产生古怪的念头，以致于人们认为他有点发疯了。他走到夏尔特勒修道院门前，敲响门环。可是，自尊心让他不好意思乞讨，他叫人引他去见院长，说他有急事面禀。

“我父！”他跪下喊道：“我请求您把我收留在此，当个初学修士吧！”

教士对这类来访已司空见惯，他马上看出这体格强壮、眼神不安、高大而瘦削的青年是怎样的一个谋职者。他让狄德罗饱餐了一顿，就慈爱地把他打发走了。

由于他具有边学、边教的非凡才能，他终于找到了几个学生。他讲授数学，这是他一直爱好的学科。

学生的家长并非总是给这位老师付现金，有时会以一张椅子、一张安乐椅、一条床单、几件衬衣或几本书代替酬金。他最喜欢的就是书。他的简单的家庭用具和藏书就是这样添置起来的。

“我可以为您找个事儿，”一个朋友向他说：“但我怀疑它是否会使您满意……。”

“该死的，快讲呀；喏，即便不好，我也喜欢！我现在可不是挑三拣四的时候。”

“我想您曾经受过剃度，是吗？”

“我并不隐瞒这一点。”

“那您该知道布道词是怎么回事，知道如何应付：先来一段开场白，然后正文分三点说，最后面是一篇结束语……”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您快赶到巴克大街传教会神学院去，那里有工作……。”

果然，一位正要赴葡萄牙殖民地的传教士让狄德罗写了6篇布道词，每篇酬谢50埃居。这笔财产足够小伙子生活6个月，如果他比较理智的话，可他却不是这样。大家深知他的性

格，人们利用这一点，甚至妄加滥用，人们总是滥用他的这一特点。穷困的朋友到他家里住着，靠他生活，只要他养得起，他们是不会走的。随后，他也到他们家里让别人破费。

一天，他把用韵文写的一篇对话送给《格列佛游记》的译者德封登纳长老指正。这位著名的批评家十分惊奇，建议他完全放弃数学而献身戏剧工作。

御前撰修、普瓦蒂埃总征税吏艾里·朗东·德·马沙纳要为他子女找一位家庭教师，狄德罗请人写了介绍信前去应聘。

“您要什么价钱，狄德罗先生？”

“按惯例供给膳宿，另加年薪 1500 佛。”

“好，就这样了。您的住房今晚就可准备好，您可以从明天早晨开始工作。我要您在我孩子们梳洗、吃饭和散步时都和他们在—起。一句话，要和他们寸步不离。我要的不仅是个教师，而且是个保姆。同意吗？狄德罗先生。”

年轻人点头表示同意，我想他的钱袋又空了，他不得不先预支几文去偿付房东。几小时后，他就成了喷泉边黎塞留大街财政官员的座上客了，就跟狱吏的座上客一样！这回再也不能闲逛、遐想、去莫贝尔广场那些小酒店狂饮了；再也不能和姑娘们打情骂俏了；再也不能跟浪荡哥儿们一起游逛，搞恶作剧了。毫不通融的门卫守在门口哩！再也不能熬夜读书、不能到书店或露天的旧书摊上逗留了。同样难受的考验是税收官的子女——两个儿子朗东·达能古尔和朗东·德吕塞奈，还有一个女儿，这 3 个孩子的才能十分不理想。而狄德罗之所以对学究工作不甚反感，至少得要他的学生给他争口气，对那些他认为能够从中受益的人，他总是诲人不倦，从不计较时间。但他对一开始即认定是懒汉的人，只要上完一堂课，就会丢下不管的。

不过，他还是在朗东先生家住了 3 个月。3 个月后，他下楼去见税收官。

☆

☆

思

想

家

卷

☆

☆